

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 
主编：姚海军

燕垒生科幻佳作选

# 瘟疫

燕垒生 著

当瘟疫将血肉化为岩石，  
我的爱也将凝固直至地老天荒。

# 瘟疫

燕垒生科幻佳作选

燕垒生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瘟疫 / 燕垒生著. —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364-7458-1

I. ①瘟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  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2322 号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

## 瘟疫——燕垒生科幻佳作选

---

著 者 燕垒生  
主 编 姚海军  
责任编辑 宋 齐  
封面设计 漆 龙  
版面设计 漆 龙  
封面绘图 郭 建  
责任出版 邓一羽  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
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: 610031  
成品尺寸 147mm × 208mm 1/32  
印 张 10.375  
字 数 220 千  
插 页 2  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 
版 次 2012 年 8 月成都第一版  
印 次 2012 年 8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 
定 价 26.00 元  
ISBN 978-7-5364-7458-1

---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# 写在“基石”之前

■ 姚海军

“基石”是个平实的词，不够“炫”，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，因此，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。

最近十年，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。王晋康、刘慈欣、何宏伟、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、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。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《科幻世界》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。与此同时，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，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。

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，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。在很多作品上（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、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），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。差距是明显的——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差别”——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。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，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与美国科幻的差距,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。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,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,动力十足;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: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,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。结果,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,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。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。

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,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。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。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,需要一种务实精神,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,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,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“基石”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对于基石,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。因为,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。

对于那样一座大厦,我们满怀期待。

# 幻想即生命

燕垒生

古人在故事中说，一枕卿相，醒来黄粱未熟，梦中却已过完了一世。这种悲观的想象总是让我有种如同行走在春夜细雨中那样的恍惚，有时甚至会产生与庄周一样的不安：究竟是我在梦里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做了一个变成我的梦？现在回过头重读以前写下的文字时，有时竟也会有同样的迷惘。

三十多年前，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，我被寄养在外祖父家中。没有电影，没有电视，收音机都是奢侈品，对每月一次的电影船送来的电影也兴趣不大，每天除了背着书包去学校学习“大小口刀手”和十以内加减法，唯一的娱乐就是看街上新张贴出来的大字报。那时只是略识之无，自然无法理解大字报上讲的是什么，我感兴趣的仅仅是其中的漫画——那时候觉得天底下最好看的就是那些钢板油印的大字报漫画——直到后来母亲给我买了一本《我们爱科学》。

这本科普杂志刚复刊，在上面我读到了一篇名为《橙黄色的头盔》的故事。在那个缺乏色彩的时代里，这个故事就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入口，我想象着自己也有一顶能在水下呼吸的头盔，这样就可以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自由自在地漫游了。但妈妈告诉我，那只是一个科幻故事。科幻云者，现在还没有，仅仅是幻想。

这就是幻想吗？尽管连字也认不上几百个，但幻想的魅力一经绽放，就不可阻挡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如醉如痴地寻找一切标着“科学幻想小说”的读物。而那时美国电视剧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也已引进，从亚特兰蒂斯来的能在水下呼吸的麦克·哈里斯又让我想起了最早读到的那个故事。只是这个电视剧仅仅在文化站的电视上零星看过几集，科学怪人舒拔博士下一回又造出了什么怪物，对我来说实在是个最想知道的谜，于是在想象中将故事编下去，顺便把自己也编到故事里，一样会在水下呼吸，还会飞，力大无穷……这些幼稚可笑的幻想现在只剩下一星半点的影子，但偶然回想起来却又显得如此温馨，因为那是我最早的创作吧，尽管并没有付诸文字，那时也根本没有想到，若干年后有一天，我居然真的会把这些孩提时代就有过的幻想写下来。

幻想究竟是什么？也许是憧憬和理想，也许仅仅是一点胡思乱想。编选过两辑《科学神话》的饶忠华则有过一个定义，说“幻想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特殊想象”。三十多年前，第一次读到这个定义时了解还很肤浅，大致觉得幻想就应该是想象将来的一切。然而现在看来，这个定义也未免狭窄了，对未来，对过去，甚至对不可能存在的某个时空，幻想都能够涉足。不过，这些都无关紧要，在我的理解中，幻想是我还活着的证明。奥斯卡·王尔德有句名言说：“虽然我们都在沟壑之中，但总有人会仰望星空。”说的其实也是同一个意思。正因为有了幻想，也就有了希望和理想，有了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动力——即使这个理想最终或许不过是个妄想。

也许，我的故事不会有太多读者，也没有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价值。但是，我已经写下来了，那就够了。因为，写在纸上的，不仅是我的幻想，同时也是我的生命。

## 目 录

### CONTENTS

---

瘟 疫	1
礼 物	21
西摩妮	41
铁血年代	65
情尽桥	129
公平交易	159
忘川水	183
昨日之爱	211
香 虫	239
天雷无妄	271
天与火	299



# 瘟疫

我知道我疯了，一定是。没有一个人会自愿做这种事的。

每天我穿好从头到脚彻底密封的防护衣，心中并没有一点对此的厌恶和不安。相反，我很平静。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如此平静，即使你注定会死去，在做这些事时心里也总会有点想法的。可是我每天把一车车的尸体像垃圾一样扔进焚化炉里，却像这事颇有趣味一般。

我知道我准是个疯子。

瘟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肆虐流行。

当第一个病例被披露时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，有一些愚蠢的生物学家甚至欢呼终于找到了另一种生命形式，因为引起这场瘟疫的那种病毒的分子链中是硅和氢、氧结合，而不是碳。

感染这种病毒的初期，除了全身关节稍有点儿不灵便，并没有什么不适。然而到了两周后，病人突然不会动了，全身皮肤首先变为二氧化

硅,也就是石头。但此时人并没有死,眼睛还能眨动。这时患者如果想强行运动还是可以动的,只是皮肤会像蜡制皮肤一样碎裂。我看到过好几具石化了的尸体,身上凹凸不平,全是血迹,随后内脏也开始石化,直到第六周,全身彻底石化。换句话说,到第四十天左右,一个活人就成为了一座石像。

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产生的。现有的抗生素只能对蛋白质构成的病毒起作用,对这种病毒毫无用处。

更可怕的是,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大,甚至通过呼吸也可以传染。而初期阶段,因为没有症状,极难发现。你可能在人群中走过,就已经被感染了。

唯一的特效药是酒精。

酒精可以延缓这种病毒的活动,但充其量不过是让病毒的代谢延缓一周。即使你浸在酒精里,也不过多活一个星期。据科学家说,人体的石化,是因为病毒的代谢物堆积在细胞里。酒精其实不是杀死病毒,而是让病毒保持活性。所以,酒精不是药,而更像一剂毒品。通俗点说,因为病毒保持活性,它们活得更长,在体内同时生存的个体数就更多,因此在它们代谢时产生的尸体也就更多,到后期人体石化得更快。

可不管从哪方面来说,人们觉得酒精还是一种灵药。

酒精的消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。

当然,统计局早已经撤销了。现在全世界已没有国家可言。在瘟疫早期,一些侥幸没有发现这种病毒的国家还在幸灾乐祸地观望着,等病毒传到自己国家时又气势汹汹地指责别国采取的措施不力。然而当这种瘟疫已呈燎原之势时,谁也说不多余的话了。不管意识形态如何、国体如何,在这场瘟疫面前,人人平等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世界大同成为现实,这实在是种很奇妙的现象。

紧急应变机构建立了。该机构只有一种对策:对感染的人进行隔离,

给未感染的人发放防毒面具。好在这种病毒的个体尚通不过石墨过滤器,不然人类真的无计可施了。

当一个人被发现感染了病毒,他会立刻被收缴面具。因为对于尚未感染的人类来说,一个带菌者无异于一头危险的猛兽。这些人立刻被抛弃在外,有钱的开始酗酒,不管会不会喝。没钱的到处抢劫。其实现在真犯不上抢劫,有三分之二的住宅已经空了,任人进出,财物也随便取用。

我的任务是善后工作。说白了,就是到处收集已经变成石像的尸体,运到郊外焚烧。由于没有有效药物,所以只能如此,尽量把病毒消灭掉。做这事,不但操作者被感染的可能性很高,更可怕的是,我们常常收集到尚未彻底石化的尸体。而把这样的尸体投进焚尸炉,往往会从里面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有两个同僚就因为不能忍受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了。

这不是个好工作,但总要有人做。

我说我疯了,是因为我不但不害怕这种惨叫,反而在投入每一个石像时,总是满心希望它发出那一声绝望的呼叫。

毕竟,不是所有的石像都是门农。

我驾着大卡车驶过空荡荡的街道。今天只收了七具尸体,每一具看上去都不像还会在焚尸炉里叫唤。

驶过一所幼儿园时,我看见一个没戴面具的男人抱着一堆东西从里面跑出来。

由于儿童的身体小,他们感染病毒后发作得比成人快得多,因此全世界早就没有儿童了。然而这所幼儿园门口并没有表明无人的白标牌,也没有红标牌,说明里面还有正常人。

现在,管事的机构在无人住宅门口钉上白标牌,而病人住宅钉的则是红标牌。这是紧急应变司制定的制度,便于让人一目了然。如果病人

抢劫的是无人住宅，并不违法。可现在这男人从幼儿园里出来，还拿了东西，就算那里已没人了，他也是犯了抢劫罪，我可以将他就地正法。

我跳下车，拔出枪来，对他喊道：“站住！”

他站住了，看着我。他的手里，是一堆女人的衣服。不知道他拿些女人的衣服做什么，也许城市里的百货大楼和服装店已被人翻得差不多了吧。

我用枪对着他，背书一样地说：“这不是无人住宅，你已经触犯了《紧急状态法》第八条，必须接受死刑。”

这些话我说了好多遍，已是熟极而流，用不着再背诵了。在如今这年头，如果没有严厉的法律约束，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比地狱还不如。

那个男人的五官挤作一堆。现在还能做这种表情的人，其身体状况至少还可以到处跑上一个星期。他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新来的。”

“不必解释了，你必须接受处罚。”我冷冷地说。这些理由我同样听过好多遍，他们为什么不编个新鲜一点的理由呢？尽管他必须死，可他在临死前，能让我听到一句新鲜的话也好。

他的脸扭曲，变形，嘴里开始不干不净地骂着。我开了枪。在枪响的同时，他的脑袋像是一堆腐败的烂肉，四处飞溅，在墙上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痕迹。而他的尸体，也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尸体，向后倒去。

《紧急状态法》第八条，凡病人进入未感染者住宅，不论何种理由，一律就地处决。

这条不近人情的法律得到了所有未感染者的支持，因而得以通过。

跨过那具尸首，我踏进了那所幼儿园。

生与死，在这个年代已不重要了。杀了一个人，我心中没有一点波动。我想的只是，他进入这里，可能原先的居民已经死了，或者这里的居民已感染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弄清楚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我喊着。在教室里，还贴着一张张稚拙的儿童画。这些画的主题是：《我的家》。在那些夸张得可笑的人和景中，依然看得到画画的孩子的天真和可爱。尽管画法拙劣，但至少看得出画里的人还有着柔软的四肢和身体。

我没有孩子，连女友也没有过。

我伸手触摸着那些画。陈旧的纸张已经有些泛黄，落满了灰尘，尽管隔着一层手套，我还是感觉得到那些纸在我的触摸下发出干硬的窸窣的声响。

没有一个人。黑板上还写着“一只手，一口米”这样的字，不过已经淡得几乎看不清了，在这里没有一点有人迹的样子。也许这真是个无人住宅，我是错杀了那个人了。

可是我没有一点内疚。也没什么好内疚的，他无非是早死几个星期而已。也许，对于他来说，早几个星期结束痛苦并不是件坏事。

我穿过几个教室。后面是一排宿舍，但没有人。

看来是个无人区了。我的车里还有几块标牌，得给这儿钉上块白标牌了，省得再有人被我错杀。

我想着，正准备走出去，忽然在楼道下传来了一点响动。

楼道下，本是一间杂物间，没有人，从那里怎么会传来响动？目前己没有老鼠了。所有的老鼠早于人石化，因为它们个体要小得多。现在，只有大象才能在感染后活得最久。

我打开杂物间的门，看到房间里还有一扇门，这门是通向楼下的。

这里有个地下室！

我推了推门，门锁着。我退了一步，狠踹了一脚，砰一声，门被我踢开了。

下面，简直是个玩具工场。

我说像个玩具工场，因为这里足足有三十个小孩的石像。有各种姿态，甚至有坐在痰盂上的，但确实全都早已石化了。

我苦笑了一下。一个小孩，总有近六十斤重，三十多个，一共一千八百多斤……这可是件体力活。我搬起一个手里还抓着玩具汽车的小男孩，扛在肩上，准备走出这间地下室。

“你不能带走他们。”

我看到从墙上一个很不显眼的、不留意都难以发现的门里走出一个人来。听声音，那是个女子，身上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。

我站住了，“居然还有人？你刚才为什么不出来？”

她盯着我隐藏在面具后的脸，像要看透我脸上的卑鄙和无耻。她慢慢地回说：“你是乌鸦？”

我不由苦笑。“乌鸦”是一般人对我们的俚称，因为我们的防护衣是黑色而不是一般的白色，并且我们做的事也像食腐的乌鸦一样。

“算是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要把他们带走？”

我看看手里抱着的那个像个大玩偶一样的石像，道：“这可不是工艺品。”

“你要把他们烧掉？”

“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请与紧急应变司联系，电话是010-8894……”

“我不是与你说这些，”她有点恼怒地说，“你不能带走他们。”

“小姐，”我说，“请你不要感情用事。古人说壮士断腕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们已经没有生命，但带有病毒，这尸体就同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危险，你把他们藏在这儿，能够保证你自己不会传染上吗？”

她愤怒地说：“不对，他们没有死。”

我有点好笑。这种感情至上主义者我也碰到过不少，如果由着他们乱来，人类的灭绝恐怕指日可待。我说：“一个人都已经成为石像了，你还说他没有死？”

她说：“是。他们并没有死，只不过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生命。就像我们人类的身体里，纤维素极少，但不能因此说绝大部分是纤维素构成的植物不是生命一样。”

我有点生气了。她真如此不可理喻吗？尽管政府告诉我们，如果遇上有人无理取闹，可以采用极端手段，但我实在不想拔出枪来。我捺下性子，努力让自己温和地说：“小姐，你如果说他们有生命，那他们有生命运动吗？植物不会动，可还会生长。”

她说：“他们会动，只不过他们成为这种形式的生命，时间观念与我们不同了。我们的一秒钟，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天、一月、一年。但不能因为他们动得缓慢，我们就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。”

我笑了，“小姐，科学家们早就证明了，人一旦石化，就不再有生命了，和公园里那些艺术品没什么不同。小姐，如果你想成为罗浮宫里的收藏品，机会可有的是。”

她尖叫着：“他们骗人！”她拉着我的手，说，“来，我给你看证据。”

透过厚厚的手套，我感到她的手柔软，却又有些坚硬。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已经感染了？”

她苦笑了一下，“是，已经有些日子了。根据一般人的感染速度，我大概还能活上五天，所以我一定要你来看看。”

她给我看的是那个坐在痰盂上的小女孩。这小女孩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，我也并不陌生。每一个人大便后都是这样的，不论年纪大小。然而她的手提着裙子，屁股却不是坐在痰盂上的。

她说：“这个孩子已经石化两年了。两年前，在她还没完全石化时，是坐在痰盂上的，可今天她却成了这个样子。你说她想干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天啊，她想站起来！”

她没有看我，只是说：“是。她知道自己拉完了，该站起来了。只不过时间对于她来说慢了很多，在她的思想中，可能这两年不过是她坐在痰盂上的一小会儿，她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的动作对于

她来说太快了，快得什么也看不到。你把她扔到焚尸炉里，她被焚烧时的痛苦甚至还来不及从神经末梢传到大脑，人就已经成为沙子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在杀人？”

我只觉头有点晕。根据统计，我一天大约焚烧二百个人。照这样计算，两年来，七百多天，我杀了十四万个人了？

也许她在说谎？然而我不太相信。因为石化不是快如闪电，从能运动到不能运动的临界时间，大约是三十分钟。我见过不少人在这三十分钟里强行运动而使自己的皮肤龟裂的例子，有些收来的石化后的尸体皮肤几乎像鱼鳞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这小女孩不可能在三十分钟里保持撅着屁股的姿势一动不动，不然她的皮肤一定会裂开。然而现在她的皮肤光滑无瑕，几乎可以当镜子照。

可是，要我相信一个变成石头的人还能动，还能思想，只是思想比血肉之躯时慢上千百万倍，这难以让我想象。我不是知识分子，不会相信别人口头的话，即使那非常可信，非常诱人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

我的手摸向枪套。对于不想理解的事，枪声是最好的回答。

我的手摸着枪柄，却没有拔出来。那把枪像有千钧重量，我的手只是按在枪套上，没有再动。

我看到了她的眼睛。她的眼神在防护面具后面是一种怜悯和不屈，仿佛我只是一个肮脏的爬虫。

我移开了目光，道：“把你的防护衣脱下来，你已没有资格穿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我在一个兵营里发现了一大堆石头士兵。在回去时，我到那个幼儿园里转了转。

她正在晾晒衣服。现在她不再躲闪，也许没这个必要了吧。阳光很好，她在晾晒衣服时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

我把车停在门口，抓了一包食物向她走去。

她看见了我，停下手里的动作。我站在她身边，把那包食物递过去。

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她的目光还是不太友好。

“你没有粮食配给，我给你拿来了一些。”

粮食配给也是紧急应变司的一项措施。由于植物与动物一样，同样会石化，因此食物极为稀少，每个正常人每月只有十八千克的食物。像我们这一类乌鸦，由于这种活儿很少有人肯干，因此每月食品配给要多十千克。感染者立即停止配给食物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

她看着我，“是怜悯？”

我也看了看她，但很快不敢面对她的目光，“是尊重。”

她道：“如果你真这么想，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当我石化以后，不要把那些孩子烧掉。”

我抬起眼，看着她眼里的期待，实在不忍心告诉她真话。我垂下眼睑，道：“好的，我答应你。”

我无法告诉她，我的任务就是收集已经石化的人体，然后，烧掉，不论他们是不是成为另一种生命形式，是不是还有感觉。然而我现在只能答应她，让她在剩下的时间里得到一点不切实际的安慰吧。

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把自己宝贵的食物给她，这也许是太蠢了。可是我总觉得我应该这么做。不能要求我成为殉道者，那么我只能做一个旁观者。

几天来，我每天都在搬运那些士兵。那个军营里剩下的士兵依然有着铁一样的纪律，被感染者和正常人隔离开来，分成两组。感染者每次都帮我搬那些以前的同袍，一言不发，过几天，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石像了。每次，我也一言不发，只是机械地搬着。每次临走时，感染者里都有一位军官过来点一下数目，然后他在手上的一份花名册上勾掉一些名字。这大概是他的职责，尽管已经毫无意义。

那些名字，几天前还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士兵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